

葉慶炳等著

文 史 論 文 集 上 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葉慶炳等著

文 史 論 文 集 上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言

以文爲壽，昉於有明；以論文爲壽，則始於今世。夫有德望揖重乎儒林，學術津逮於後進，洎登耄壽，弟子稱觴，並集論學之文以祝嘏，此其義較文篇之頌，蓋又進焉。

鐵嶺鄭因百先生，純行和雅，文學精深，敷敎上庠，四十餘載。交遊歎其淹博，弟子沐於光霽，德與壽侔，化溥多士，時流欽止，而沖抱若虛。中華民國之七十四年，值先生八十大壽，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受業之門人，相聚而謀曰：先生自講學燕灘以來，數十年弗厭弗倦，而尤萃心力於我校，媌媌諄諄，越乎二紀。其間域外學府，數禮聘移席，先生每往，輒眷焉復歸，唯以裁成我等爲念。及退休，弟子無少長猶日趨函丈，以請解惑析疑；其能相次以業傳者，胥先生之所慨也。今逢大壽，盍呈論文集以申嵩祝，且使夫世之樂聞師道而善我夫子者，亦知其門弟子非必能光大其學，而承衍之志則未嘗敢惰也！雖先生素持謙懷，必也抑而莫許，然亦或將感其所以誌三十餘年來羣弟子相從之情，哂而納其微意乎！於是同門之留系及嘗任職者，迺各因所業，撰論文三十有三篇，都成此集，以爲先生壽，並祈正於當世之鴻博云。

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謹識

文史論文集 目次

上 冊

一 東坡易傳之特質……	林麗真	一
二 詩序與詩經……	龍宇純	一九
三 薛綜藝文徵經……	程元敏	三七
四 從閩語白話音論上古四聲別義的現象……	丁邦新	五七
五 晉文公年壽問題的再檢討……	張以仁	六五
六 論史傳中的陶淵明事迹及形象……	齊益壽	一〇九
七 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討——東川奔走真相的解釋……	楊承祖	一六一
八 論顧頡剛的性格、思想與其治學方向的關係……	鄭良樹	一九三
九 宋代吉金書籍所用度量衡制度考——兼論相關問題……	葉國良	一一七
一〇 明代刻書的特色……	潘美月	二三九

一	老子書與周易經傳之關係	黃沛榮	二七一
二	莊子魚喻試解	金嘉錫	三二三
三	王充處世觀述評	李偉泰	三五七
四	「名教」一詞的產生及其相關問題	張蓓蓓	三七九
五	論「變化氣質」	何佑森	四一七
六	王陽明致良知說的詮釋	古清美	四三九
七	焦里堂論性善義述	何澤恒	四七七
八	敦煌寫本太公家教（含武王家教）校勘記	周鳳五	五一三
	下冊		
一九	在中國古代文學裡遊仙思想的形成——楚辭遠遊溯源	彭毅	五五九
二〇	韓非的文學藝術	周富美	六〇三
二一	叩門拙言辭——試析陶淵明之形象	林文月	六三三
二二	論唐人上書與行卷	羅聯添	六六三
二三	略論歐陽修的古文運動	何寄澎	七五五
二四	書巢主人讀書詩考釋	黃啓方	七八五
二五	朱彝尊文學批評研究	吳宏一	八三九

- 二六 中國詩歌中的語言旋律 曾永義 八七五
- 二七 論詞的襯字 林政儀 九一七
- 二八 論元劇「一人獨唱」及主唱腳色與劇中人的關係 葉慶炳 九四五
- 二九 能唱的元雜劇 羅錦堂 九六九
- 三〇 由金瓶梅詞話與話本小說的關係談對六十家小說的一個假設 田宗堯 一〇二七
- 一一 頑石與美玉——「紅樓夢」神話結構論之 張潔香 一〇四三
- 一一一 劉著「北宋六大詞家」(Major Lyticist of the Northern Sung)
譯後記 王貴苓 一〇六七
一一一 中島敦的歷史小說 鄭清茂 一〇九三

一 東坡易傳之特質

林麗真

周易爲五經之一，是經書中最奧衍難究的一門學問。歷代注述之盛，冠絕群經。除諸史經籍志及歷代公私家書目所載者不論，以四庫書目所收者計之，其著錄即有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存目有三百一十七部，一千三百七十一卷。故易學門派之夥，亦爲群經之冠。四庫提要以爲有兩宗六派，其說云：「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禡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此所謂兩派，卽指象數和義理。象數派有三宗：一爲占卜易，二爲禡祥易，三爲圖書易；義理派亦有三宗：一爲玄理易，二爲儒理易，三爲史事易。而此諸門諸派，顯然一至宋朝始皆齊備。

宋朝由於佛道之學的刺激，促就新儒學的產生與發展。學者們大都熱衷於討論儒釋道三家之異同。而儒家經典中，最足與釋道兩家抗衡或比附者，就是易經與中庸。因此，易經之研究在當時乃成熱門學科。由於易學大受重視，易學宗派也就衍生多門，兩宗六派，皆有人治。然而本從易理以探天人性命之學，則居主流地位。東坡本其家學，又受時風影響，他所依循的治易途徑，大體是當時居於主流地位的義理易學。

然而東坡性情恣放，學識又宏通，其治易學雖循義理門徑，却不拘限於義理。錢賓四先生在其「宋明理學概述」一書中，論及東坡兄弟之學術特色，曾說：「軾轍本其家學，益自擴大。他們會合著老莊佛學和戰國策士，乃及賈誼陸贊，長於就事論事，而卒無所歸；長於和會融通，而卒無所宗主。他們推崇老釋，但非隱淪；喜言經世，又不尊儒術。他們都長於史學，但只可說是策論派的史學吧！他們資性各異，軾恣放，轍澹泊；皆擅文章，學術路徑亦相似。他們在學術上，嚴格言之，似無準繩，而在當時及後世之影響則甚大。好像僅特聰明，憑常識，僅可稱之曰俗學，而却是俗學中之無上高明者。他們並不發怪論，但亦不板著面孔作莊論。他們決不發高論，但亦不喜卑之毋甚高的庸論。他們像並不想要自成一學派，而實際則確已自成一學派。求之於古，可稱無先例；求之於後，亦很難尋嗣響。他們是當時的策士，但這是在統一時代而又是儒學極盛期的策士，所以和戰國策士甚不同。他們是道士，但又熱心政治，乃是一種忠誠激發的道士，又與隱淪枯槁者不同。他們是儒門中的蘇張，又是廟堂中之老莊。非縱橫、非清談、非禪學，而亦縱橫、亦清談、亦禪學，實在不可以一格繩，而自成爲一格。」筆者初讀東坡易傳，亦有此一印象，想用兩三概念綜述它的特質，總覺不周。因爲東坡注易，喜歡和會融通，却又自有主見；主張義理求之，却又兼信圖數；既具疑古精神，又好縱橫濶論；故其易學特質，實在不易以一格繩，而自成爲一格。今爲方便解說計，乃觀其注易之態度與方法，就其顯而易見之特色，分從四項：一、尚義理，二、善策論，三、能考辨，四、信圖數，舉證以述。

壹 尚義理

東坡治學，大膽推新，不泥古訓；元氣磅礴，不拘成規；乃北宋慶曆變古學風之先鋒代表。他注書經，務大體，去支蔓，獨抒胸臆，不守舊說；注易亦然。故「尚義理，廢詁訓」，實是東坡易傳之最大特色。在易繫辭上傳注，東坡曾申明其爲學之態度，云：

「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於句義之間也。於句義之間，則破碎牽蔓之說，反能害經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學者可以求其端矣。」（卷之七）

可見東坡注易，完全依循義理解經之路線，主張以意得之，而不規規於章句訓詁。案此所謂「孔子言易如此」，即指十翼解經之模式。而在東坡以前，恢復十翼解經之方式，申明義理，廓清象數，並卓成一家者，乃是魏朝的王弼易。因此，四庫提要論及東坡易傳之特質，即曰「大體近於王弼」，且云弼之說惟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

王弼爲了建立義理之新易學，對於易經本理問題的把握，極爲重視。他認爲易經雖然包羅萬象，小者明人事之吉凶，大者闡天道之變化，但絕不是一部漫無條理的大雜燴，其中必有一個「本然之理」可以尋索。若能尋得此一本理，則對卦爻辭之解釋，也就可以「以簡治繁，以一治衆」了。他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即說：「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這「理一以治衆」的原則，東坡吸收到他的易傳裡，便成爲「先求其所齊之端」的主張。易繫辭上傳注說：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別而觀之？彼大小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

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无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卷之七）

又說：

「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爲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矣。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卷之七）

此所謂「有循理」、「有常守」、「有會通之處」等，即是析論六十四卦所需先求的「所齊之端」。這也就是「理一以治衆」的「理」。可見東坡亦如王弼，皆視易經爲一有系統的哲學書，故其易注旨趣，都是爲了能就義理上的紹繹，探得宇宙本理的奧祕，進而解釋現象世界的繁頤與流變。所以說卦傳注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卷之九）

據此，東坡雖廢訓詁而尚義理，但其卦爻辭注，並非漫無組織，隨意濶論。乾卦用九注曰：

「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卷之一）

易繫辭上傳注亦曰：

「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卷之七）

東坡對於卦辭與爻辭，常從不同的兩個角度來看。他認爲卦是關乎易的「不易性」原則，爻是關乎易的「

變易性」運作。故一爲本，一爲末；一爲定，一爲變；一爲合，一爲分。在大過卦九二、九五注，革卦初九注，艮卦六二注，小過卦六二注等，即皆明言「卦合而言之」及「爻分而觀之」的見解。茲舉大過卦爲例，說明東坡闡釋卦辭與爻辭之一般方式：

〔釋卦辭例〕：

「三三大過 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蘇傳：「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爲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爲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已甚而國無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卷之三）

案：東坡此注，顯然未有章句詁訓，徹頭徹尾純是一篇義理思想的發揮。依照東坡注易的基本原則，當先求其所齊之端，也就是先要求得陰陽會通的道理。而據大過卦（䷛）陰陽爻位與爻德相配之情形看，四

陽在中，二陰各在上下，實與小過卦（三三）之二陽在中、四陰各在上下的情形絕然相對；因此東坡便說：「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大，可指陽，亦可指君，故就大過之卦時論，則是陽剛偏盛，君德太驕之時，因此東坡便說：「大過者，君驕而無臣之世也。」生當此世，欲求吉亨，自需體悟陰陽齊一會通之道，使陽剛不致偏盛，君德不致太驕，因此東坡便繼續說：「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以上這一系列的解釋，即是根據「求其所齊之端」的原則演繹展開的。東坡之注卦辭，大抵皆類此例。

〔釋爻辭例〕

三三大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蘇傳：「封合而言之，則大過者，君驕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則九五當驕，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則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不利。大過之世，患在亢而无與，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卷之三）

案：大過九二爻辭，文意費解，顯然是周易早先當作卜筮用途時的占筮記錄，原無哲意可言。但因東坡視易為一系統哲學，故於掌握大過的「所齊之端」，得到大過「患在亢而無與」的本理要義後，隨即根據該爻的爻位、爻德及其上下往來關係，再參小象以爲注。東坡所謂「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无不順者。」本此一例，即可概見。

貳 善策論

東坡易雖然「大體近於王弼」，皆重義理而廢訓詁。但若細較兩家之不同，則除思想見解之歧異外，表現在注易方法上的差別，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東坡有時好像是在自作子書，暢發議論，真是萬斛珠泉，不擇地而出；行文流水，舒展自如。他對爻變往來屈伸的繁複現象，很能運用理勢、時義、情偽的關係，配合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物極必反等種種原則，作機變性的靈活解釋。若正面解不通，則作反面解；若外面講不透，則從內面講；若用悟性語言說不清，則採比喩隱語來暗示，故易變之剛柔、遠近、喜怒、動靜、逆順、進退、吉凶、難易等，無不在其筆下「脈分而理解」。至若十翼原文較富哲意之部分，東坡所發之妙理巧譬，更是不一而足。茲引數例爲證如下：

(例一) 三三大畜 象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蘇傳：「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止而不進而爲之用也。」(卷之三)

(例二) 三三升 六五貞吉，升階。

蘇傳：「巽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應也，曰此升之階也。階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爲階，故人升之；我不爲階，而人何自升哉？木之升也，克土而後能生；而土以生木爲功，未有木生而土不願者也。故階而升，則六五爲得志矣。」(卷之五)

(例三) ䷩ 中孚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蘇傳：「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爲不中孚也？曰內无陽不生，故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爲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而民化矣！」（卷之六）

(例四) ䷹ 既濟 九三象曰：「三年克之憲也。」

蘇傳：「未濟，方其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卷之六）

(例五) 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蘇傳：「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卷之七）

(例六) 繫辭下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蘇傳：「精義者，窮理者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之所以浮，知之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也。知之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身安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卷之八）

案：以上諸例，解「德天」，而以金火魚鳥之性譬；解「升階」，而以土木生克之理譬；解「克之憲」，而以胡越同舟遇雨譬；解「中孚」，而以羽蟲化生譬；辨「性」「道」，而以聲聞異同譬；論「致用」，而以游水操舟譬；真是巧譬如神，妙理如化，奇思佳解，連篇累牘。東坡誠亦可謂易學策士矣！朱子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朱子語類卷六十七），四庫提要又謂其「文辭博辯，足資啟發」，「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當指此一特色而言。

參 能考辨

東坡不只是位議論能手，也是一位考辨名家。因為「自慶曆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學者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引陸游之言）在當代這種疑古標新的學風下，以東坡學識之廣博、眼光之銳利，自然對於經書或經解之可疑可怪處，也都有他獨發的見地。例如書傳，即嘗充分表現其大膽進步之疑古精神：不僅漢唐經說之穿鑿附會處，多所駁辨；甚至經文經義之不合理處，亦多所批斥。今觀易傳，亦復如此。雖然東坡未嘗懷疑十翼非孔子作，但對繫辭、說卦、雜卦之錯簡重文，則疑辨甚多；且對世儒之俗解妄論，亦有所指正。今就「揭舉經文之訛誤」與「批駁世儒之妄論」兩項，各舉實例以證：

〔揭舉經文之訛誤例〕：

（例一）繫辭下傳：「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蘇傳：「『侯之』，衍文也。吾心和易，則可以究竟萬物之慮也。」（卷之八）

（例二）說卦傳：「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蘇傳：「二『言』，衍文也。當云『說乎兌』、『成乎艮』。」（卷之九）

（例三）繫辭下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蘇傳：「此向以言著龜者，重見於此，誤也。」（卷之八）

（例四）雜卦傳：「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蘇傳：「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蓋傳者失之也。凡八卦今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卷之九）

（例五）說卦傳：「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其爲地也，爲剛齒，爲妾，爲羊。」

蘇傳：「凡八卦之所爲，至於俚俗雜亂，无所不有，其說固不可盡知，蓋用於占筮者而已。意不止於此，將使人以類求之歟？不然，則有亡逸不全者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得見於此矣。」（卷之九）

案：例二，因文意不順，東坡判其衍文。例三，因與上文疊出復見，東坡判其重文。例四因有顛倒參

差，東坡疑其倒文，且爲之更定順序。例五因甚俚俗雜亂，東坡疑其闕文，且指爲占筮之故。——凡此見解，多爲後人採納。可見東坡治易細心，立論大膽，甚富疑古考辨之科學精神。

〔批駁世儒之妄論例〕：

（例一）蠱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蘇傳：「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卷之二）

案：王弼易注，於「蠱」字未有訓，僅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孔穎達正義則曰：「蠱者，事也。」自是先儒皆以蠱訓事，或以事訓蠱，而不知蠱之所以爲事之理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亦未盡中肯。東坡爲正前儒之失，特以器生蠱與人生蠱爲譬，以喻天下所以生蠱，端在「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東坡此解，實甚高卓，確可補正先訓之不足。

（例二）繫辭上傳：「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蘇傳：「繇此觀之，繫辭則彖象是也，以上下繫爲繫辭，失之矣！雖然，世俗之所安，而无害於易，故因而不改也。」（卷之七）

案：「繫辭」二字，蓋作動詞，指「繫以卦爻辭」，而不指「繫辭上下傳」。東坡指爲彖象，固非確切，但能糾舉俗解「以上下繫爲繫辭」之失，則甚富疑古精神，誠亦難能可貴。

（例三）繫辭下傳：「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